

石屏縣志卷三十一

藝文附錄十二 傳誌下

永州府知府石屏朱公墓誌銘

大名縣人 崔述

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大名府知府石屏朱公移湖南之
 永州將行郡之士民供張祖道自郡治達舟次几筵相
 屬如市廛者十有餘里其後十有三年公卒於家述在
 京師緘文於滇以祭公道公之所以待述與述之所以
 哀公者又三年得公子士琬手書於京師以公墓誌屬
 述嗚呼公之門生故吏膺顯秩者不少述一布衣何足
 以爲公重然不敢辭者自以應童子試時卽受公國士
 知旣而請業於署八載公之行事蓋嘗親見而熟聞之
 則銘公之德以托之金石固述之責而不可辭也公諱

煥字臨川號龍坡先世於明初遷石屏祖諱孔陽父諱
宏裕俱以公貴贈中憲大夫祖母王氏母許氏俱贈恭
人公年二十六舉雍正甲辰進士丁內艱服闋授宣化
府赤城縣知縣會大軍西征上官之檄旁午於道公應
變有法事集而民不知總督李公衛奇其才委攝宣化
府事將不次薦用之會丁外艱總督欲留公公不可乃
奏給十月假歸葬公葬畢仍不出及服闋始補宣化之
懷安調河間之任邱擢趙州直隸州知州所至皆有惠
政旣去民立碑驛道側以誌不忘公自請改閒曹遂改
廣平府同知復擢大名府知府大名故患漳水往往至
城下公塞麗家莊口而鑿渠於下流以待漫溢者築疊
道四十里達於魏以通往來遏水勢患以稍息初公在
赤城以才能顯上官倚重之及爲大名風氣稍變院司

悉更易而公故廉直不能隨時俯仰保定知府嘗謂公曰漳河水一滴不見遺耶以故久不遷公亦不樂與後進爭雌雄會移永州公捧檄喜曰是距滇近可爲歸計也將行屬吏有請爲公立遺愛碑者公怒之曰古之良二千石吏畏民懷今吏實懷予是徵予之不德也碑何爲焉至永歲餘卒以與巡撫議事不合以原官罷歸公兄煒雍正甲辰舉人性嚴勵公事之如父公爲縣時兄常在署嘗怒欲撻公公繞床哀之門內事悉以稟焉兄治家儉自恭人不得衣帛曰吾家貧而弟性廉直官不可常恃脫歸田能無憂凍餒乎非儉無以佐吾弟廉也公所置田屋皆與兄共之公恐身後諸子有異議者欲及已在析之會兄選爲新野知縣公念兄弟皆爲吏貧富均遂議析產未及析而兄卒遂止及公歸乃與兄子

均分之復別以田與兄長子使奉祖祀滇俗所謂長孫
租者也獨公不以與己長子而與兄子爲異人耳公所
至以成就人材爲己任才俊者招之入署自教之貧者
恤其家使不至徙業在任邱時得人爲最多前提督山
東學政侍講學士李公中簡今兩淮鹽運使邊公廷掄
皆公門下士也任邱故多士自是科第遂甲畿南公試
童子悉有常法貧者得預爲計覆試者不過數十人人
咸便之獨慎於衡文務拔殊尤材繼公者好以己意立
法朝夕更改覆試煩數人咸苦之而所取反多庸陋士
公之在任邱也有富子行千金求榜首公曰吾書生起
家縣令可爲是耶富子怒入京師援例輸金爲知州曰
吾以壓朱某也公以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十四日卒享
年七十有六配呂恭人子士瑯國學生先公卒於京師

士琪乾隆庚寅舉人揀選知縣士琬國學生女二長適
楊義欽次適董思義皆諸生孫男四人孫女八人銘曰
滇池之南龍湖之潯四山環焉中爲平土穿土得石厥
厚數尺環十餘里而平如席山川靈奇篤生我師涉目
能誦操翰爲詞匪才斯難唯行斯勵凡今之人莫如公
弟維孝與友施于有政惠而民懷教而士競不陵不援
難進易退名臣大節公可無愧嗇公以位豐公以年丹
顏白髮杖履林泉存順沒寧卜吉永久銘此數言以垂
不朽

朱龍坡傳

前人

朱龍坡先生諱熈字臨川雲南石屏人也以雍正甲辰
進士選授直隸赤城縣知縣丁外艱服闋補懷安調任
邱擢趙州直隸州知州所至皆有惠政旋改廣平府同

知復擢大名府知府公廉介寬厚薪米皆用價自市之
從不以聲色加屬吏然屬吏皆畏公不敢有大蹉跌以
公無所染也顧獨不能逢迎上官以是久不遷乾隆甲
戌余年十五與弟邁同應童子試至府公見而奇之命
坐於大堂煖閣之側文旣成召入內署晚香堂後池上
侍坐良久復命入內堂見呂恭人各賜以荷包銀錠一
且命設食使子士琬具賓主之禮食畢已夜以府堂燭
籠送歸寓一時同試者皆以爲榮焉榜發以余爲冠逮
秋遂與弟同入學明年春公召余讀書於晚香堂與諸
子同筆硯初延安慶張先生前讚訓之繼復延歸德李
先生桓李先生去朱公遂自教之由是余文日進得捷
庚辰順天副榜明年復延松江丁先生夏陞又明年朱
公移永州士民攀轅祖道者亙十餘里不絕余與弟送

公至臨清遂入京師鄉試皆得舉於順天而公至永歲
餘以與巡撫議事不合竟以原官罷歸公所至以成就
人材爲己任才俊者招之入署自教之貧者恤其家使
不至徙業在任邱時得人爲最多前提督山東學政侍
講學士李公中簡前兩淮鹽運使邊公廷掄皆公門下
士也公善政已詳於余所作公墓誌中茲不悉贅公三
子長士瑯次士琪乾隆庚寅舉人官儒學教諭皆能守
家風無紈袴繁華之習次士琬與余尤相得云余家故
貧薄產無幾自漳水入城後資用悉沉於水益貧困不
可度公囑魏縣知縣王公沛生延先君入義學訓士饘
粥始給而余自入署後非但從公學舉業且得縱觀海
內之書交遊天下之士以擴其耳目而開其知識向使
余不遇公卽不窮餓以死亦不過爲鄉人以終其身何

由能著此書然則考信錄之作由於公之玉成者不少也

朱士琬傳略

前人

士琬字松田朱公之召余讀書於晚香堂也與松田共筆硯松田天資聰慧與余甚相知愛余歸省或旬月未返松田輒憶余不置而余亦以不見松田常悵悵也松田之隨侍至永也以道中題脉寫寄余余亦以入關道中所作報之乙酉余客京師復作憶舊遊詩寄之其後余久不會試遂與松田音信間闊朱公居官素廉解組後宦囊殊薄而諸公子生長官署中乍歸田里不能御貧以此業益凋松田嘗於元旦題一聯云爲清白吏子孫最難守分安貧還要鼓光前志氣思童稚時繁華已歇由奢入儉全憑用克己工夫余之在羅源也松田遠

來視余留署中者數月因余宦况清苦急思歸里留之
不可臨別以詩二首贈余其一云紫芝眉宇隔雲天夢
裏相尋數十年萍聚海濱添我老榻懸官閣倚君憐鴻
詞重叩邊韶笥驥足聊舒祖逖鞭回首壯懷同一笑羈
情宦况冷於泉其二云別經三十七年餘忽漫相逢嘆
老夫竹徑快談當日事荷亭恰繪晚香圖桑榆景暮身
同健風雨情深夢亦娛最恨離絲終未斷翻嗟此會不
如無手跡如新履聲已遠不知今生復能相見與否每
一臨詠益增愴感

江西贛縣知縣鯤池陳公墓碑

前人

乾隆壬子余在京師偶遇滇南舉人陳子履和索余所
著書數種觀之卽請以師事余余辭之不可余深異之
夫世所尚者舉業耳何以獨好古學輒自降抑如是殊

不類今人所爲甲寅復至京師則履和已出都見其父
鯤池公溫良誠篤居然古之君子然後知履和之得於
庭訓者有素也嘉慶初余宦閩中鯤池亦宦於西江音
問時相通也余歸後數年鯤池亦解官歸甲戌三月得
履和書則公已卒以墓碑囑余爲之公諱萬里字飛九
雲南臨安府石屏州人鯤池其號也曾祖諱薪慆康熙
丁卯舉人鶴慶府學教授祖諱蕃纓臨安府學生贈文
林郎父諱彭乾隆甲子舉人湖南臨湘縣知縣母李贈
孺人公少而孝謹自臨湘公卒後家綦貧以授書自給
日恒食粥從不干與公事鄉人或笑其謀生之拙公處
之恬如也乾隆庚子與子履和同舉於鄉乙巳母李太
孺人卒乙卯會試大挑一等分發江西試用嘉慶二年
補廣豐縣知縣公爲治寬和簡靜而廉介不苟取與士

民若家人父子然初到任時義寧州寇作公以城垣多圯捐俸修之民無擾焉縣故有書院久廢不理公召諸生自教之捐膏火以資之由是文風丕變舉於鄉者多有徐君者於辛未成進士選入翰林人以爲公功云縣有巨盜數人大爲民患官莫能捕公密訪其聚飲之夕親率兵役往捕之遂皆就擒六年十一月奉調采銅於雲南十年二月回任是年冬值大計或傳上官欲舉公卓異勸公入省公不肯往亦不果舉也十二年調繁贛縣紳士皆爲詩文誌別民送至江干者如堵牆焉贛爲省南大道差使旁午迎送供備常無虛日理民事多以夜公弗樂也未數月卽以疾辭顧上官才公慰留之不力去然公終不適又數月復詳請解任遂於十三年二月卸事啓行之日士民依戀與廣豐略同本道廖公至

懸詩郵亭送公以風屬吏焉又年餘歸里時年已七十
餘矣然步履飲食皆無異尋常至十八年十月十八日
卒壽七十有四歲卒之前一日猶泛舟異龍湖登山而
眺望也初履和以奉文截取於是年五月由四川入都
以事羈留間忽聞石屏疫作且夢不祥懼二親有事奔
歸省覲則公固無恙也踰二日晨餐公忽患風痰遂卒
豈鬼神默啓之使得父子相見乎亦異事也已公爲人
方直與人言是非無所迴避而和平寬厚人皆樂親近
之於從父兄弟及其子尤加優恤其卒也人皆奔視涕
泣共襄其後事云配任孺人早卒繼配爲劉孺人子二
長卽履和次履順國學生女二長適州庠生羅廷墉次
適廖樹堂皆早寡以節著孫三長周翰州庠生次保慶
重慶尚幼曾孫一啓曾銘曰

學以稽古仕以治民世俗靡靡置若罔聞惟滇僻遠古風猶存吁嗟陳公殊異今人子銳於學深求經義士競於教聯翩科第庶民相安不肅而治非公盛德曷能如是不展其用翻然遂歸高風亮節今世所稀表而銘之以爲世規庶幾後學共繼前徽

陳履和傳

河北人王伊同

陳履和字海樓一字介存雲南臨安石屏人也先世於元至正中有爲臨安路通判者遂家於石屏曾祖蕃纓臨安府學生祖澎乾隆甲子科舉人宜良縣教諭湖南臨湘縣知縣父萬里字飛九號鯤池年四十一尚與履和同爲諸生未舉履和甫九歲而母任氏卒家貧破屋數椽才蔽風雨乾隆庚子父釀得數十金將爲履和謀婚娶履和曰人何患不得婦惟科名貴及時耳今當大

比若以其資至省賃屋下帷足敷數月糧父許之是科
遂同舉焉明年履和受室履和承庭訓志於學然患貧
爲口食計不暇伏案且滇居僻遠求書匪易又無可爲
師友者故居家寡交接如京師屢試禮部不第而負性
硜硜不與人妄通一刺初石屏朱熈嘗爲大名知府府
有崔述者字東壁乾隆甲戌年十五應童子試熈奇其
才一試舉之弁名於首述第邁並中式一時二崔名籍
甚述家貧復屢丁水患幾不克舉爨熈傷之羅之署內
飲食教誨始終八年乾隆壬午述邁並舉順天鄉試而
熈移治之永州後十有三年卒於家述爲之志墓銘履
和與熈同里閨且有親誼故久耳崔名及讀其所作墓
志更心折焉憾不能從遊也述治經考據詳明如漢儒
而未嘗墨守舊說而不求心之安辯析精微如宋儒而

未嘗空談虛理而不核乎事之實故汪延珍稱述書爲
古今不可無之書其功爲古今不可及之功顧好古學
而薄舉業亦屢試禮部不第乾隆壬子遊京師履和先
在偶相值逆旅中見述所著上古洙泗考信錄及正朔
禘祀通考衷心仰佩至於無極浼友爲介欲執弟子禮
求再三而述堅辭履和乃修書道其忱略曰旬月以來
捧讀大著辨古書之真僞折羣言之是非期於尊經明
道無所淆亂而後已比於武事可謂敵愾禦侮之師雖
以和之下愚亦使之昭然發蒙略辨黑白生平謁見所
及一人而已和少承庭訓稍知向學然至今行年三十
有二矣於經傳文義曾無牖隙之明無論其不知道也
私心抱憾約有數端質下不能強記家貧奔走伏案無
時而瀆居僻遠求書頗不容易見聞寡少知識譾陋誠

二十年來所抱恨於心者也然猶有甚於此者獨學無友古人所戒而師者於朋友一倫爲最尊故不能自得師則不可以爲學口耳佔畢之教習其讀不足以明理施諸行事不足以修身非所謂師其學也家居無交接間取古人文讀之於本朝諸家最推服李榕村方望溪兩先生蓋觀其文知其爲篤行君子而不得與之同時同時者聞山左竇東臯先生鄉前輩錢南園先生文章行誼心向往之而又不得與之一面嗟乎有疑而莫與析也有惑而莫與解也若冥行而無燭焉耳天鑒其衷俾識先生於今日是望溪榕村同時而東臯南園面對也豈不幸哉昨浼朱君笏山爲和先容以致甘心北面之意而先生見辭過堅益深惶懼豈先生棄下愚而以爲不可教耶抑和之誠有未至而姑使之少安勿躁而